

出生的秘密

我把自己的丈夫——新藤兼人称作“先生”，“先生”则叫我“乙羽君”。二十七个春秋，我们一直这样相互称呼着。当我们结婚时，新闻界曾大肆宣传，说我们“婚后仍将分居”。确实，我们是过着分居的生活，“先生”现在住在逗子（日本地名），我住在东京赤坂的一所公寓里。我不愿住带有院子的平房，总觉得住公寓更方便些。

一天夜里，不知谁给我打来个电话。我以为是工作上的事呢。我拿起电话筒，传来了带有鸟取（日本地名）口音的声音：“我是你的亲戚。”这声音粗声粗气的，还有点颤抖。接着又说：“阿信啊，现在这个时候，你还写过去的事干什么啊！你这样写下去，不是给亲戚添麻烦吗？”我当时就制止他说：“谢谢你对我的关心，不过我写我妈妈和自己的事，又有什么不行呢？”电话就这样挂上了。

我今年五十五岁。我和新藤马拉松式的恋爱就此结束了。这也是我一生中的一个段落。我的过去并不值得一提，我只不过想把自己的个人经历真实地写下来，可是，这个自称为“亲戚”的人，是那样极力地反对我写。这个原因，我并不是不明白。一个小城市里的人，每天无忧无虑地过着悠闲的日子，他们感兴趣的只不过是社会上发生的一些“新闻”或逛逛庙会，如果有人给抖搂出过去的、一些不愿让人知道的

事，而且还要大张旗鼓地叫喊，这要是我，也可能要去封住那个人的嘴的。

但是，请原谅。我是要讲自己的“个人经历”。这个决心是下定了的。人家都说我是个倔强的女人。过去我在“大映”（日本电影制片公司名）当演员时，有个爱称叫“百万美元的笑靥”。当时，我想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演员。经过反复考虑，最后还是一头扎进较多地拍摄反映日本的娼妇、艺妓等影片的制片厂去了。很多人反对我这样做。但是，一旦决定下来的事，我是不会中途退下来的。这就是我的性格。在别人眼中，我这种性格也许是令人讨厌的。我自己的过去，即便有污迹，这也是我本来的面目，也是抹不掉的。

我原姓加治，叫加治信子，上小学的时候改成坂东信子。这是由于养母的母亲坂东优说，她只有一个女儿，她不同意澄荣（即我的养母）和我都加入加治家的户籍。所以，我在宝冢少女歌舞团时，同学们一直叫我“坂姑娘”。

一天，我在旁边屋子里，听到外祖母和养母在吵嘴，外祖母大声嚷道：“你不知道你没生过孩子吗？”养母一声没吭，我自然也不知道她当时的表情。噢，我真的不是妈妈生的呀！当时只是脑子里一闪，并未怎么往心里去。小时候，邻居的阿姨们的确说过：“你妈妈可不是你的亲妈啊！”想想也是，我长得哪儿也不象妈妈，她可能真的不是我的亲妈呢。

这种想法，在我考进宝冢少女歌舞团后，更加强了。养父千太郎非常喜欢我，哪儿都带我去，什么都给我买。记得有一天，“妈妈，这是爸爸给我买的！”我边说边伸出手把东西给妈妈看。妈妈呢，只是强颜一笑，就把脸扭过去了。她好象在极力地忍着一肚子话似的。随后，又凝视着我。这

是刺人的眼光，是一双嫉妒的眼睛。这起码不是母亲的眼光。

命运的枷锁

从宝冢进入电影界时，我偶然地看到了户籍抄本。母亲当然不是亲的，可是父亲也是和我没有一丝血缘关系的人。我原来是个养女。当时我没有想见见自己的生身父母的想法，也并不想探听关于我的出身的事。我想，人世间养女有的是。而且，事到如今，就是找到自己的生身父母，见见面，又会怎么样呢？反正父母是把我抛弃了。对我来说，现在加治千太郎就是我的父亲，澄荣就是我的母亲。这已是改变不了的事实。

我从小怕见生人，身体也不好。所以，我不记得我象别的孩子那样，在外边跳啊跳啊，只是在家里一个人玩娃娃或是扔小布袋玩。我又不爱讲话。总之，是个不开朗的女孩子。

命运之神也在给我开玩笑吧。这时，一个与我血脉相通的人，忽然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我尽管对本家的人表示过无所谓，实际上谁都对自己的本家多少还是有点关心的。所以，我也想悄悄地见见这个血亲。

谁知就是这个血亲把东京和子（日本地方名）连结在一起了。

一九六四年夏，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东京举行时，我正在千叶县（日本地名）的印幡沼拍摄《鬼婆》（由新藤兼人导演，近代影协、东京电影制片厂合拍）这部片子。炎热的八月，在比人还高的草丛里，简直象进了蒸气浴室。我们就在那没有水没有电的地方搭个简易棚，制片人员浑身上下都是汗和泥。在这儿紧张工作了几天后，导演给了大家一次假。我原来的代理人开车来接我。那时我住在品川车站附近的木

村屋公寓。在回公寓的途中，“你先别吃惊啊！”我的代理人说。

“什么呀？到底是什么事呀？”

“有个女人来找你，她三天前就在公寓里等着你哪！”

“嗯？从哪儿来？”

“从米子来的，是鸟取的米子，象是你的表姐……”

“哪儿来的什么表姐啊？”

“真的，你没有表姐？”

说着说着，我突然闭上了嘴。我听说那人还拿来了几张户籍抄本后，立刻感到浑身发热，我的好奇心被触动了。

公寓的门开了。楼梯旁站着一位衣着朴素的中年妇女。她一看我进来，往后退了一步。她比我胖了一圈儿，显得很结实。我看了看她。她眼里充满了泪水。我怔住了，她长得多象我呀！特别是她那前额的刘海和我的一模一样。那时，我三十八岁。到了这把年龄，我还是头一次和亲人见面呢。

她叫清子，说是我的表姐。她从腰间取出几张户籍抄件，告诉我谁和谁是个什么关系。说着说着她又哭了起来。说实在的，我并不怎么关心谁和谁是什么关系。我和她刚见面时的那种激动情绪，现在已经消失了。

我经常演和亲人见面的戏，往往是亲人一见面就“哇”地一声抱头大哭。而这次和我演戏的场面可不一样啊！我们两个亲人头一次见面，而且还不到三十分钟，我却琢磨起演技了。演员这个行当是个多么冷酷无情的职业啊！

生父是个美男子

清子根本不了解我的内心想法，只是絮絮叨叨地说着。“你的前额和脖子很像你的生身母亲，简直一模一样。”她

告诉我生母叫“山登竹子”。这个陌生的名字，对我来说当然是第一次听到。

户籍上这样写着：米子市西仓吉街八号，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生。山登常太郎、菊子之六女。

她又说山登家代代是武士，山登常太郎的先祖——山登源平那代相当有势力，到了常太郎这一代才渐渐衰落下去。竹子是最小的女儿，上边有一个哥哥五个姐姐。但是，唯一的男孩子金太郎可惜出生四天后就夭折了。其余的都是女孩，长女“千代”、次女“松子”、三女“夏子”、四女“秋子”、五女“樽子”都长大成人。最小的六女“竹子”长得小巧玲珑，在附近也是有名的美人儿。由于家境困难，女儿们都出去干活。只有身材苗条、美貌的竹子，来到大阪花柳界当了艺妓，不断地给病父寄钱。“妈妈长得好看，又能干，可是个孝顺老人的人。”清子说。

不久，她有了情人。与其说是情人，倒不如说是她在一些常客中挑选的丈夫。他是大阪市此花区今开街一家大鱼店老板的儿子。高高的个儿，眉清目秀，是个美男子，名叫“助台孝太郎”。当时竹子和孝太郎肩并肩走在路上时，过路人都要回头看两眼。下雨天俩人同打着一把伞，简直象一幅画儿。几个月后，竹子怀孕了。当时俩人是怎么商量的，别人无法知道，反正竹子是决心要生下这个孩子。数月过后，竹子趁肚子不很明显时，拚命地干了一阵，然后回到了米子。她可能暂时借住在别人家里，孩子出生在米子市内一家肉店的二楼的一间房子里。听说孩子是顺利地生出来了，是个瘦弱的小女孩。户口本上写的是山登竹子的私生子“山登信子”。这个婴儿就是我这个电影明星乙羽信子的底蕴。我生下来后，被孝太郎抱走，并承认是他自己的孩子，取名为“助台信子”。

不久，我又给别人做了养女，更名为“坂东信子”，后又变成“加治信子”。当时对竹子来说是非常痛苦的。据说，在米子这个地方，象这种遭遇的女子很多。竹子后来又和当地一个做小买卖的某氏结了婚。

某氏因为工作关系往往长年不回家，这期间竹子就当佣人谋生。最后某氏因胃癌死去。竹子说她一个人太孤单、太寂寞，就把姐姐秋子的女儿要来做了养女。这个人就是现在来这儿访问的清子。竹子死于一九六一年的秋天。她为清子留下了一小块山地，现在清子为了儿子的学费，想要卖掉这块地，而在卖掉土地时，必须要竹子的亲生儿女的印章。

严守秘密

在户口本上，我的名字是“加治信子”。所以，清子走遍了大阪、神户，最后查出是在东京都港区芝白金今里街一号。清子是第一次来东京。听说她先在街上找了个代书人商量了一下。她说她担心加治信子是某黑社团头头的姨太太，如果这样冒冒失失地去了，不但不会给盖章，反而可能威胁她把这块地交出来。她又想，万一加治信子是普通的家庭妇女，那么，突然说“我是你的表姐”，人家也不会相信。也就是说，清子并不知道“加治信子”和“乙羽信子”是同一个人。由于这些原因，清子带来了证明她本人是“表姐”的户籍抄本和请代书人写的一封信。信上写道：虽然你是亲生女儿，但清子的土地实属清子的财产，因此，希望你速给盖章，协助解决财产问题为盼。清子是带来几个大饭团子来京的。“我乘的是夜车，但是我一宿都没合眼，因为加治信子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根本不了解。为此，我担心得一宿都没合眼。”清子的这种心情，我是非常清楚的。清子又说，她

凌晨四点钟在品川车站下车后，先去了车站派出所，后来又转悠了半天，腿都走直了。“请问，加治信子的家在哪儿……我是她的亲戚，是她的表姐。”年轻的警察笑了笑说：“噢，是乙羽信子的家啊。”“嗯！”“是有酒窝的乙羽信子的家吧？”“是，也许是的。”清子似乎还不相信。警察把她送到公寓前，按了按电铃，没有人。清子没法，走进公寓附近的神社，坐在院子里拿出饭团子填填肚子。十点钟左右又来到公寓门前。这就是我的代理人看到的清子在公寓门口等我的情景。

我当然要给清子盖章。我从清子的谈话中，大概的了解到我的生身母亲竹子的人品。竹子对自己的养女只字不提我的事。我在宝冢或步入影坛后的照片和海报，她在大阪或米子肯定是看见过，如果是一般的母亲，她会下意识地说：“这个明星实际上是我的女儿。”但是，竹子始终没露一个字。

难以忘却的阿姨

我生后不久，助台孝太郎认领了我，但后来又把我送给别人做养女。据说，他们当时互相起誓，绝不向别人透露自己是生身父母。竹子一直恪守这个过于苛刻的诺言。“是啊，我曾对养母说过：‘您只有这一个孩子，咱们找一找这个信子吧。’‘不，我要守约，绝不能说自己是信子的生身母亲。’她坚决地摇着头说。所以，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乙羽信子就是你啊！”清子这样说。

记得我在上小学一二年级时，有过这样的事。一天，当我走出校门时，有个阿姨一边对我招手一边叫我：“阿信，来呀！”我觉得挺害怕，就急匆匆地跑回家去了。我连喘带咳嗽地和养母澄荣说了这件事。“那有什么害怕的，你跟她

说两句多好啊。”养母这样说了。当时，我还想：妈妈为什么让我跟一个我不认识的人说话呢？真莫明其妙，但一会儿也就忘到脑后了。

我是个记性很坏的人，但是只有这件事，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。现在想来，那个人肯定是竹子。那个阿姨的长相我现在还没忘掉，看来血缘这个东西确实很可怕。

过后，清子从米子给我寄来生身父母的照片。当年那个站在学校门口向我招手的阿姨，的确和照片上的这个人长得一模一样。

晚年的竹子住进了海滨的一家医院，卧病在床。据说她是自己断送了自己的生命。

啊，坎坷的人生，从我呱呱落地就开始了。

坚强的母亲

生母“竹子”的晚年，是在离米子市不远的—个医院里度过的。那个医院就在海滨。她被病魔折磨着，耳边只能听到海涛声。她可能在回忆着过去的一切。一九六二年是她的忌辰。据说就在这一年，她断送了自己的生命。她很可能是投水自杀的。她肯定是踉踉跄跄地、一步一步地朝着那漆黑的大海走去的。

当时清子的生活很苦，一九五八年的年末，她的丈夫由于交通事故死去了。从此，她一个人又得拉扯几个孩子，又得照顾养母竹子。她们的生活可想而知是相当贫困的。竹子是由于不忍心给清子添麻烦而选择了死，还是因为自己越活越感到没意思而跳海自杀的呢。

母亲的幸福

“母亲最幸福的时候，是什么时候呢？”我这样问清子。清子说：“养母和她最爱的人助台孝太郎分手后，四十多岁才又结了婚。她这个丈夫是个吝啬鬼，对吃上更是抠得很，养母跟他可吃了不少苦啊！但是，不管怎么说总算有了个家，表面看来也是一个极普通的家庭主妇，也可以说是幸福的吧！”清子的面色阴沉下来。

但是，我并不这么认为。竹子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，就

是她身为歌妓时，被孝太郎看上，他们沉醉在短暂的幽会中。孝太郎点燃了她心中的“爱的火焰”，她一直到死心中始终燃烧着这微弱的火光，最后了结了自己的一生。

我想，她这种结束自己一生的方法是高尚的。她生活了六十三个年头。她在被病魔折磨死之前，用自己的意志去打开了死神的门。我在意志坚强、倔犟这一点上颇象竹子。是呀，我们是亲骨肉嘛。但是，在自我牺牲这一点上，我确实不能与她相比。她为了替父亲还债，主动地投身花柳界，活生生的一个良家妇女毅然地当了歌妓，而后又生了私生子，多少年后又和别人结了婚，最后终于自杀。她这种举动，只能使我慨叹、惋惜、钦佩。特别是她自始至终不向别人透露“乙羽信子”就是“加治信子”，是她的女儿。这种坚强的意志，实在令人难以置信。我当时是誉满全国的宝冢少女歌舞团的大明星，她不愿意做出有损我的名声的事而守口如瓶。我从竹子的身上看到了明治时代歌妓的气概。

关于母亲的死，清子没有更多地讲什么。但从她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出，她的脑子象滚开的锅一样在翻腾，她可能认为竹子的死是由于她没有照顾好，怕我埋怨她。这可是过虑了。竹子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走向天堂的。

世 系

关于母亲的事，很多人断断续续地和我讲了不少，但我听后冷静得很，从未流过一滴眼泪。还是在我和新藤兼人结婚之前，我对他讲了这些事。他听了却对家族世系这件事比我更感兴趣。“噢，是吗，那后来呢？”刚洗完澡的新藤，一边吃着 he 最喜欢吃的木瓜，一边问。我只是轻描淡写地又跟他说了一些。

不久，新藤对我说：“我要把你那件事写成剧本，怎样？”

“什么？哪件事？”

“就是你那个叫清子的表姐讲的，米子市的那件事。”

一九六五年，东艺剧场上演了名为《寒流》的话剧。这个剧的内容就是清子对我讲的那些事。我在剧中扮演我自己，清子的扮演者是渡边美佐子。我当时对渡边美佐子说：“这可是真人真事啊。”我又补充说：“当初我可没和清子抱头大哭过。关于生母竹子的事，当时我只知道这些。新藤也只是根据这些写成的剧本。他在剧本中，把清子的母亲竹子，写成绝食而死，这一点与事实不符。”

这样串珠似地将竹子的事连起来，把竹子歌颂成一位明辨是非、深明事理的“明治时代的名媛”。是啊，是她果断地离开了自己刚刚出生的女儿，又终生坚守了“乙羽信子”这个大明星的出生秘密。现在只是把这个坚强的女人如实地写出来，当然也有些美化她的地方，但是并不使人觉得做作。

我和新藤于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八日结婚。婚后不久，我接到一封信。寄信人是住在神奈川县大和市南林间6——6——21的石井雅。开始我以为又是一封影迷的来信，打开一看，信是这样写的：报上登着新藤兼人先生和乙羽信子结婚的事，提到乙羽信子没有亲人，不是的，乙羽信子并不是孤独一人。事实上我就是助台孝太郎的亲妹妹。啊……又出来一个与我有亲属关系的人。信中说她今年八十岁，身体还很健康。从信中寄来的照片看，她年轻时一定长得很美，现在还是眉清目秀的。她说她是在大阪名牌学校梅田女子学校毕业的。她在信中讲到关于竹子的一些事，还说她有一个只有她和竹子两人知道的秘密，这可是一桩出乎意料的新鲜事。她又说：我已经是这把年纪了，我想我还是跟你讲讲这些情

况吧。

一九二八年九月七日。大阪市此花区今开町一丁目四十番地有个很大的鲜鱼批发店。那天，店的周围挂满了红白相间的喜帐。天上的浮云告诉人们已入秋了，但是阳光却很强烈，象是夏天一样。雅子是在一九一六年出嫁到东京去的。她是为了参加助台孝太郎和卜田雪枝的婚礼，特意从东京赶回来的。

母亲的哀求

这条街号称“大阪的厨房”。周围有无数家菜店、鱼店，批发店也是一家挨着一家。其中助台家经营的店铺比别的买卖更大。他们为了儿子的婚礼，邀请了二百多位客人。虽说这里是个繁华的商业街，但这种豪奢劲儿，也颇令人吃惊。

当时，助台家的佣人们都穿着印有“助台”字样的坎肩儿，客人们都穿着喜庆时才穿的和服，人来人往，热闹非凡。雅子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，走向步行五分钟就可到的梳头店，去梳日本发髻。

不一会儿，雅子带着满头的香味慢悠悠地走出梳头店。这时，她被一个陌生的女人叫住了。“对不起，您是助台孝太郎的……，刚从东京来的妹妹吧。”这个女人当时是个什么模样我记不清了，只记得她穿着淡色的和服，约有三十岁左右。

“是的，我是孝太郎的妹妹，您是……。”

“啊，我没猜错……，眼睛特别象孝太郎。”女人目不转睛地对雅子说。

“您是哪一位呀？”

“啊，我和您府上的孝太郎有过缘份。他给我在大阪开

了一个铺子，不久，我们之间生了一个叫信子的女孩，由于某些原因，我就离开了孩子，和孝太郎也分手了……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他们助台家是个大户人家，象我这样的女人怎能……”雅子呆呆地听着女人的诉说。

“因此，我有个请求，我想和孝太郎破镜重圆，如果办不到，就请把孩子还给我！”女人边哭边拽着雅子的袖子说。

雅子问她叫什么名字，她怎么也不说，只是一个劲儿地哀求：“把孩子还给我，把信子还给我！”雅子和她虽然站在一条僻静的小胡同里说话，但是雅子还是怕别人看见。她说完“我还有点事”就急急忙忙离开那里。女人使劲地拽着雅子的袖子，喋喋不休地说：“我求求你，谢谢你啦！”这个女人个子不高，白白净净的鸭蛋脸，头发梳得高高的，一看就知道是个花柳界的人。

女人尽管哭得可怜，我也不敢在路上和她多谈，得赶紧走开。再说我还得回家换衣服出席婚礼呢。“你和哥哥有缘结合了，还有了孩子。现在哥哥又把孩子要过去了，我确实也非常同情你，但是我今天没时间，得赶快回去。这样吧，我把你的想法告诉哥哥，并且也和家里人商量商量，你看好吗？”雅子说完就急匆匆地离开了。雅子当时没敢说她是为了孝太郎的婚礼而特意赶来的，过后对孝太郎也没提我见到她这件事。

留恋过去

孝太郎的婚礼那天，助台家热闹极了。和助台家有买卖关系的人，有钱有势的绅士们济济一堂，简直象过年、过节都赶到一块儿一样热闹。

雅子走进里屋，看见新郎装束的孝太郎衣冠楚楚，连雅子都觉得他有点迷人。

“恭喜你，孝太郎！”

他满面春风，沉醉于幸福之中。他根本不知道刚才的事。刚从卜田家来的雪枝身着新娘装束，端正地坐在椅子上。

“您看新娘多美呀！”梳头师傅对雅子说。雪枝羞答答地用目光向雅子致意。“我眼睛里的雪枝一会又变成了竹子，这两个人的脸交替地在我面前晃动。”雅子说。

雅子讲的竹子的这段事，我以前从未听说过。如果真的如此，这可是有些不理智。

这是竹子最痛苦的时候。那么，竹子又怎么知道雅子就是孝太郎的妹妹呢。雅子说竹子向她打招呼时，发髻已经系好了。这样看来，是竹子来这儿梳日本发髻时，恰巧碰上了长得象孝太郎的雅子，才追着向雅子打招呼的，也许是她对孝太郎结婚的事有所耳闻，推测他家里的人肯定会到这儿来梳日本发髻，而耐着性子来这里等着的。当然，这只是我的想象和猜测。

我在小学读书的时候，竹子也曾站在校门口等过我，向我打招呼。她那悄然的樣子，又浮现在我的眼前。竹子现在陷进了孤独、焦躁的浊流中，一定是又在怀念往事了。

和艺妓有缘的生父

生母竹子终于悲壮地自杀了。生父孝太郎是在十七年前死去的。三年后，其妻雪枝也逝世了。孝太郎夫妻俩，双双意外地早逝。

助台孝太郎的父亲叫“竹松”，母亲叫“驹子”。“驹子”生了长女“一荣”、次女“孝子”、长男“孝太郎”后离开了人世。竹松又续弦娶了驹子的姐姐民子。民子生了雅子、久子、贞三个女孩。雅子就是孝太郎结婚那天，在梳头店回来的路上碰见竹子的那个人，当时竹子曾哀求她“把信子还给我！”现在住在神奈川县大和市南林间的石井雅子，就是其人。

竹松的父亲叫仪三郎。谁也不知他做什么生意。只知道他的住宅相当大，而且后院里有几座库房，宽大的中院中间设了一个能乐舞台（能乐是日本的一种古典歌舞剧——译注）。经常有些王侯贵族在这里练习能乐。当时仪三郎被称为“助理大夫”。大夫也许是当时艺人的职称。他可能经常邀请王侯贵族来看能乐，也教他们学能乐。

仪三郎的妻子叫留子。她出身于一个大酒商家庭，十四岁时就带着满载十三辆马车的嫁妆出嫁到助台家了。听说由于她在生活上过度奢侈，因此没过多少年，助台家的财产就被她挥霍一空。

仪三郎患脑溢血死去，不久留子也死去。竹松从小就寄养在小学校长家里，为的是督促他学习。当时，所谓学习是以珠算为主。竹松作为珠算的名手而迷上了经商。以后他就在大阪此花区今开街开了个鲜鱼批发店。这里离家不远，步行五分钟就到。

孝太郎生于一八九六年二月十八日晨。他前边有一荣、孝子两个姐姐。竹松的续弦民子给他生的全是女孩。所以，孝太郎在家里简直成了宝贝。这个鱼店的商号叫“大孝”，这是取之大阪的“大”和孝太郎的“孝”两个字。孝太郎年幼时体弱多病。有一天，他在外边玩，被附近的一个淘气鬼打了一顿。从此，他就不爱出去，而在家里和姊妹们一块玩，渐渐地变得不爱讲话了。他整天独自在家里折腾。有时因为发烧就不去上学。这时，竹松心疼他，“孝太郎呀，孝太郎呀”地叫个不停。

竹松再没有让儿子上中学。这是因为孝太郎因病落下的功课太多，跟不上了。最后，竹松和医生商量，决定让他呆在家里。其实孝太郎本人也不愿上学，不过他的算盘倒是打得不错，这也是父亲的遗传吧。孝太郎小学毕业后就在店里帮助干事，后来渐渐地身体也健壮了。孝太郎象个内行的少掌柜，做起买卖来蛮象那么回事。

助台一家人除了做买卖外，还都喜欢古典的歌、舞、乐器之类，这也许是仪太郎传下来的根吧。晚饭后，母亲民子总是要父亲练一段舞。她说：“每次有什么集会时，人家总让你出个节目，可你的嗓子又不行，所以还是跳个舞好，来，我给你弹弦子。”就这样，竹松几乎每个晚上都跳一会儿。孝太郎就坐在一旁静静地看着。这时孝太郎已是十七八岁的青年了。

父亲是个歌舞迷

“大孝”的买卖越做越兴旺。店里有经理二人，伙计六人，下女二人。每天一早洋车夫就拉着车来接竹松和孝太郎。“东家，我接您来了。”于是，竹松便傲慢地仰坐在车上，到店里去。孝太郎也随着竹松坐上人力车，伙计们则跟在车后边小跑。

孝太郎这时对旱冰感兴趣了，他一边帮助店里做事，一边学滑旱冰，最后自己又经营了个旱冰场。不过，那里的业务委托给一个亲戚照看着。孝太郎的兴趣不止于此，他还爱耍小魔术。有一段时期，他当了艺人“天胜”的弟子。自从他迷上了这一行后，对买卖就不太上心了，气得竹松骂了他一顿。从此，他又专心经商了。不过，他耍的小魔术确很精彩，谁家若有个喜庆事，总要把他请去助兴。这时，孝太郎那双纤巧的手就象活了一样，博得众人喝采。另外，他的水墨画也画得不错。他能很熟练地画出一幅美人画。他还弹得一手好琵琶。每月他都去琵琶演奏会参加演出。孝太郎在青年时代爱上了乐器，其实并没人教过他，只是他一个人学呀练呀弄个不停。平日他对穿着也很讲究，连演员都不及他。在当时，他可算是一代风流人物。

姑且不论我长得象不象父亲，总之喜好歌舞这一点还是助台家的遗传吧。我从小就喜欢跳日本舞和唱歌。《荒城之月》这首歌是我最拿手的。后来，我有机会进了宝冢少女歌舞团。我的生父孝太郎原来也是个宝冢迷。一般年轻的男人喜欢看歌舞的并不多，现在仍是如此。宝冢是在一九〇〇年四月一日成立的。孝太郎可以说是最早的宝冢迷。雅子在梅田女子学校上学时，孝太郎就和她去宝冢看戏，每个星期天